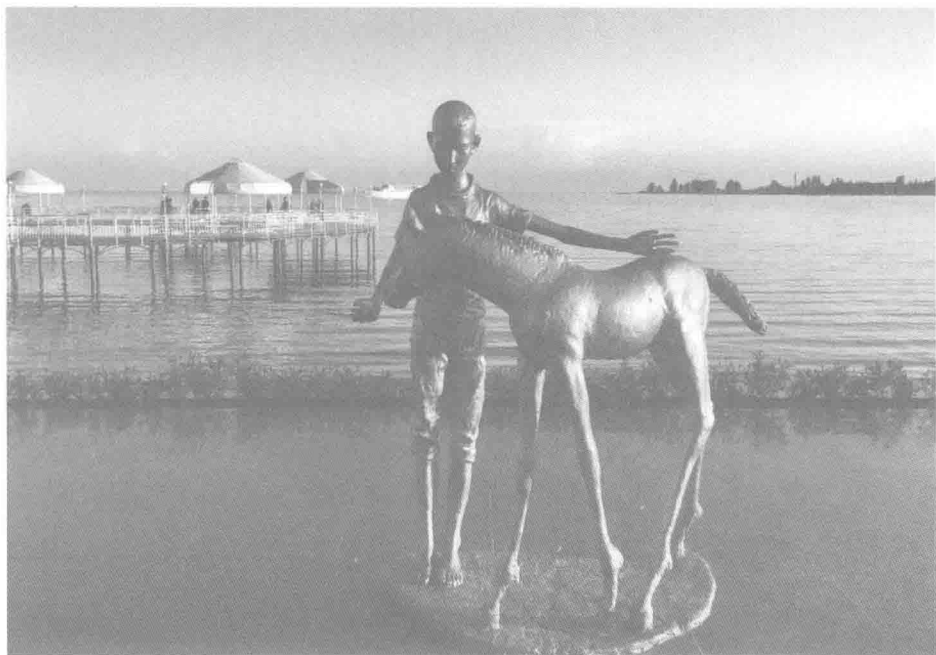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真正的艺术创造不会到最后一页就此结束，也不会把主人公的命运讲完就算了结。真正的艺术创造会潜入读者的心灵和意识，它会继续保存下去，会继续发生作用，犹如一股内部的力量，像痛苦，像不灭的良心迸发出来的光芒，像真理的诗篇一样。这种真理之诗篇自身包含的绝对不是对世界的美好而善良的认识，而是苦难，是克服悲剧的勇敢，这种真理的诗篇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。

文学与艺术

〔吉尔吉斯斯坦〕艾特玛托夫 著
阿地里·居玛吐尔地 陈学迅 译
巴格特·阿曼别克



文学与艺术

〔吉尔吉斯斯坦〕艾特玛托夫 著

阿地里·居玛吐尔地 陈学迅

巴格特·阿曼别克 译

建 华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文学与艺术 / (吉尔) 艾特玛托夫著 ; 阿地里 · 居玛吐尔地 , 陈学迅 , 巴格特 · 阿曼别克译 . -- 北京 : 华文出版社 , 2018.12

ISBN 978-7-5075-5032-0

I. ①文… II. ①艾… ②阿… ③陈… ④巴… III.

①艾特玛托夫 (Aitmatov, Chingiz 1928-2008) - 回忆录

IV. ①K833.64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65490号

文学与艺术

WENXUE YU YISHU

- 作 者 : [吉尔吉斯斯坦] 艾特玛托夫
译 者 : 阿地里 · 居玛吐尔地 陈学迅 巴格特 · 阿曼别克
策 划 : 杨 平
责任编辑 : 胡慧华 南 洋
特邀编辑 : 马 凤 马丽娜
出版发行 : **华文出版社**
社 址 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邮政编码 : 100055
网 址 : <http://www.hwchs.com.cn>
电子信箱 : silkroadlibrary@qq.com
电 话 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67
责任编辑 010-58336197
经 销 : 新华书店
印 刷 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: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: 29.5
字 数 : 310 千字
版 次 :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: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: ISBN 978-7-5075-5032-0
定 价 : 68.00 元



故乡和我

自 述 / 003

我的故乡 / 014

我的童年 / 018

我敬爱的祖母 / 018

我人生的第一次报酬 / 027

父亲留下的记忆 / 032

遭遇野狼的历险 / 041

一时冲动萌生杀人之念 / 050

让人厌恶的黑色唁电 / 056

我活蹦乱跳可爱的小兔乖乖 / 069

赛依提阿勒：最初的教师生涯 / 073

恰尔根莫勒朵 / 075

学员与毛驴 / 081

狐 狸 / 089

伊斯马依尔的真正原型 / 094

泽西种牛暨在朵伦的爱情故事 / 098

生命的回想曲 / 100

文思录

性格和当代精神 / 107

主要的书 / 112

善，是不可战胜的 / 119

我的回答 / 125

对未来负责 / 131

由语言组成的宇宙 / 143

人在两种语言之间 / 149

我们的高尔基 / 154

必要的说明 / 159

艺术技巧问题 / 166

他牢记着海洋般《玛纳斯》的上百万行 / 172

攀 登 / 178

天 才 / 185

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/ 187

没有水滴就没有大洋 / 191

诗人的无边旷野 / 194

生命永恒的秘密 / 199

002 ◀.....

关于阿乌埃佐夫 / 202	
古代吉尔吉斯人民精神的巅峰 / 211	
创新的依据 / 220	
真正的人民作家 / 228	
世界文学的殿堂 / 234	
平等中的平等 / 242	
一切都关系到大家 / 250	
万有引力定律 / 261	
母语的奇迹 / 271	
巧舌如簧的诗人的遗产 / 278	
在全苏作家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/ 281	►
作家是时代的号角 / 290	
祖国的伟大儿子 / 300	
幸运舞者 / 305	
纳斯尔丁·拜帖米诺夫的史诗 / 311	

003

访谈录

通往明天的道路 / 317
相互协作的范围 / 323
连接点 / 341
精神支柱 / 367
“要开拓自己的命运” / 374
我们改造世界 世界改造我们 / 387
作家——自己时代的良心 / 400
书中的话代表了我的心灵 / 412

我们的话语以何种方式响彻四方 / 431

译后记 / 461

004 ◀.....

故乡和我

自述

为公布于众，为给别人看，要写一份自传是相当难的差事。谁知道该怎样写才好？是详尽地描述自己的一生，还是简短些好呢？你写多了，人们会说：瞧他这文章——裹脚布，又臭又长；写短了，又会说：既然缺乏有意义的经历，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东西。总之，最好还是别动笔……

但是，既然该我碰到这样的事，那就试一试吧——我已经年过四十，因此我的经历，大概总还有什么可写的吧。

在我们的山村里，了解自己的七代祖先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老人们在这一点上是很严厉的。平常他们就这样考问孩子们：“喂，巴特尔，说呀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你父亲的父亲是谁？祖父的父亲呢？那祖父的爷爷呢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干什么的？大伙是怎么看他的？”如果发现哪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家谱，那责难的声音就会传到孩子父母的耳中。人们会说，这父亲是怎么当的？不记家谱，不记族谱？让他看一看，人从小长大，怎么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呢……云云。这一辈辈传宗接代和血缘之间的相互道德责任感全都表现在这里。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：在中篇小说《白轮船》中，我曾试图借助小孩的口来阐明这一点——当他和前来的司机谈话的时候。

正像现在说的那样，我最好就从这儿，从“封建残余”开始我的自传吧。我要说的是，我出身于舍克尔家族，舍克尔是我们家族的鼻祖。

我的父亲叫托列库尔，祖父叫艾特玛特，曾祖父叫基姆比尔德，高祖父叫康楚德尧克。这就够了吧。再往上就是单纯地数名字，而那些名字我又一无所知。再说也没什么人能给我讲讲他们的生平。我的高祖父康楚德尧克传到我这儿的可不是他的名字，而是他的绰号。他一生中脚上穿的是两块生皮革裹下的皮窝子，因此人们都叫他康楚德尧克，意思是“不穿鞋的人”。因此，我们是“不穿鞋的人”的后代，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炫耀的，但也只好如此罢了……我下面要讲的一切，正好不是父亲传给我的，他没有来得及讲，也顾不上讲这些东西。

所有这一切，我首先要感谢祖母艾依姆坎·萨旦和她的女儿、我的姑妈——喀拉克孜·艾特玛托娃。真是奇妙极了，一个母亲，一个女儿，她们两个竟如此的相似——无论是外表长相，还是性格和精神气质——都相差无几。对我来说她们俩真是难分难辨，就像祖母有两张面孔一样，一张年老，一张年轻。我真感谢自己的命运，让我看见并认识了这两位优秀、聪慧、美丽的女性，她们也确实长得很美……对我来讲，她们两位就是家族历史和古代民歌的教师。

祖父艾特玛特我没见过，大约在1918年至1920年间他就去世了，而我是1928年（12月12日）才出生的。

在我们舍克尔村^①的边缘，在库尔库列乌河的河滩上，至今还放着一块下陷到泥土里的旧磨盘。岁月流逝，这块磨石越陷越深，也越来越遭到破坏。这地方就是我祖父的磨坊遗址。

大家都传说，他是一位能工巧匠。他会做衣服，是他第一个从城里运来了缝纫机，从此他得了一个美号：“裁缝师傅艾特玛特”。做鞍子，镀锡焊接，弹科穆兹琴，他样样都在行。他还会读阿拉伯文字母。但是他还是毕生受穷，没能摆脱债务和贫困的束缚。因为他一头牲畜都没饲养，所以从不放牧。

① 位于基洛夫区的塔拉斯河谷。

祖父奋力拼搏，想摆脱穷困。他决定筹建一座水磨，希望能挣些收入使家庭富起来。他把自己和他弟弟比里姆库尔两家的全部积蓄都投进了磨坊。那一年的整个夏天，全家动手，从库尔库列乌河上挖了一条通向水磨的引水渠（至今旧迹还隐约可见），还垒起了墙，盖上了屋顶。一年过去了，磨坊终于开张营业了。但是晦气附身的艾特玛特还是没走好运。一场大火，除了磨盘石外，全都烧个精光。彻底破产的祖父带着12岁的儿子——我的父亲托列库尔，到玛依麻克车站附近的铁路工地上修隧道去了。就从这儿起，在当地俄罗斯当局的帮助之下，我的父亲进了阿乌里耶阿塔城^①地方俄罗斯学校上学。

我写这一点不是为了增加闲谈的趣料，因为世上万事必有其因。如果那座不幸的磨坊没被烧毁的话，祖父就不会去修铁路，我的父亲也就未必能到城里去学习。在革命最初的年代里，我的父亲已经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（他曾两度去莫斯科学习），他是最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员之一，当上了领导，对政治和文学特别感兴趣。同时我的母亲娜吉玛·哈姆扎耶芙娜·艾特玛托娃，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，完全是一个当代女性。这种情况促使他们很快向我介绍俄罗斯文化，介绍俄语，进而介绍俄罗斯文学——当然是儿童文学。

另一方面，祖母常常把自己的孙子接回山里去，夏天一同转场。她是一个极富魅力而又聪明过人的女人，受到全村人的尊敬。对我来说，她就是一座载满神话和民歌的巨大宝库！

她有讲不完的真假难分、无奇不有的趣事逸闻。我亲眼见过当年牧民转场的真实情况。转场，不只是驱赶着畜群，从一地向一地转移，而且还是盛大的牧民生活和宗教庆典的综合演示。这是一场独特的展览会，会上展出了最好的挽具、最好的装饰、最好的马匹、最好的架在骆驼身上的驮子以及用地毯、马衣包盖的行李。一位位美丽的姑娘都

^① 今日的江布尔城。

要当众亮相，一个个唱歌的能手都要即兴歌唱，时而可以听到悲切委婉的哀歌（如果他们要向埋葬亲人的墓地告别的话）和动听悠扬的旅途歌声。从他们刚开始上路起程，我就见到了这壮观的场面，直到转场结束，这鲜艳的图景才逐渐消失。

看来，这正是祖母在坚定不移地向我灌输对母语的热爱。啊，母语！颂扬她的话实在是太多了！母语的神奇魔力是不可解释的！只有从童年就掌握和理解母语，才能使心灵装满据人民的经验而诞生的诗篇，才能使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永不衰竭，并从先辈语言的丰富多彩的含义和节奏中，得到美的享受。童年不仅仅是美好的时期，童年，还是一个人未来个性的核心。正是在童年时代才造就对母语的真正认识，正是在这个时期，个人才感觉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、周围的自然界，和一定的文化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至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我要说，一个人在童年时代，就能有机而牢固地掌握两种平行接触的语言，还可能掌握得更多，如果这些语言从幼年起，就能同时对他发生作用的话。对我来讲，俄语也是母语，其熟悉程度绝不亚于从童年时代起就成了我毕生母语的吉尔吉斯语。

当我5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充当了翻译的角色，那赏赐给我的一块熟肉，竟成了我收到的第一次“稿费”。这件事发生在夏天的牧场上，当时和往常一样，我跟祖母住在一起。那是刚刚兴办和巩固集体农庄的年代。农庄不久前刚购买的一匹种马突然死去。马是在大白天死的，肚子胀得圆圆的，还喘着粗气。牧马人非常惊慌，因为这种顿河种马很昂贵，是从遥远的俄罗斯运来的。当下立即派了骑手回农庄报告，接着又转到区上。隔了一天，一位俄罗斯人进山来找我们。他高高的个头，一大把棕色胡须，两只蓝眼睛，穿一件黑色的皮上衣，旁边还背了一个挎包。我把他记得很清楚，他连一句吉尔吉斯语也不懂，只有我和他能用俄语谈话。当时需要彻底检查，弄清牲畜死亡的原因，好填写死亡证

书。牧马人毫不犹豫，当下就决定由我来当翻译。我当时站在孩子堆里，正在看这位来人的热闹。

“过来！”一位牧马人抓住我的手说，“这人不懂我们的话，他讲什么，你翻译，然后再把我们讲的，译给他听。”我又羞又怕，猛地挣脱了他的手，跑进了祖母的帐篷。一大群小朋友怀着好奇心，也吵吵嚷嚷地跟在我的后头。不一会儿那个牧马人又跑来找我，埋怨我不该走开。祖母一向待人和蔼，这一次却严厉地皱起了眉头：

“你为什么不想跟来的人谈话，要知道现在请你去的都是大人们，难道你不懂俄语？”

我没有开口，小朋友们正躲在帐篷外边看热闹。

“你怎么了，是说俄语害羞，还是讲我们自己的话害羞？所有的语言都是安拉恩赐的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去吧。”她抓住我的手，走出了帐篷。小朋友们又跟在了我的后头。

在欢迎客人的帐篷里，已经做好了一锅新鲜羊肉，里面挤满了人，大伙儿正在喝马奶酒。山下来的兽医正和一群白须老人坐在一起。他招我进去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过来，小孩，到这儿来。你叫什么？”

我轻轻地嘟囔了一句。他抚摩着我，说：“你问一下他们，这匹种马是怎么死的？”说着，还取出一张纸做记录。

人们都静下声来等待我开口，我却紧闭嘴唇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祖母也坐在那里，神情怪尴尬的。这时有个老头儿，我们的一位亲戚，把我抱到自己的膝盖上，搂在怀里，对着我的耳朵非常信任、非常严肃地说：

“这个人认识你的父亲，他会向你的父亲说我们的坏话，会说他的儿子在吉尔吉斯人那里表现得太不像话！”接着，他又高声宣布：“现在他马上开口。你跟我们的客人讲，这个地方叫乌乌萨孜……”

“叔叔，”我胆怯地说，“这个地方叫乌乌萨孜，意思是有毒的草

场……”我看见祖母和来客，还有所有在场的人都很高兴，我也渐渐壮起胆来。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次同声翻译，逐词逐句地用两种语言谈话。“种马原来是吃了毒草死的。”来人问，“为什么别的马不吃这种草？”牧马人解释说：“当地的马匹是不吃这种草的，它们知道这种毒草不能吃。”我把这些情况做了翻译。来客夸奖了我，白须老人奖给我整整一大块羊肉，又热又香，我喜气洋洋地蹦出了帐篷，一下子就被小朋友们围住了。

“啊，太精彩了！”他们赞美地说，“你讲俄语，就像河里的流水那样畅快，一刻也不停！”事实上我翻译得结结巴巴，但是小朋友们就愿意大肆渲染。我们当下就把肉分完吃掉，跑去玩了。

在我的文学生涯中，这些事值得重提吗？照我看，值得。写传记就应该从一个人最初记忆的那些事开始，从发生这些事的时间开始。有些人能记住自己3岁时的事物，而另外一些人则只能从自己10岁时的经历开始记起。我深信，所有这些都有着重大意义，比如我孩提时代的这起事件就是这样的。祖母对我很满意，后来常常向认识的人们讲述这段经历，她的心里充满自豪。

祖母使我的童年过得很美，她给我讲了许多神话和民歌，让我认识了许多说故事的能手和歌手。祖母走到哪儿都把我带在身边，婚丧喜庆，添人摆宴，每次做客都少不了我。她还常常给我讲梦中的故事，这些梦都相当有趣，只要她稍打瞌睡，我就立即叫醒她，要她给我讲在梦中所见所闻。一些又小又短的梦已经不能使我满意，这时她就跑到邻居家里去“借”点儿什么梦来。往后我才明白过来：她纯粹是为了我才在那儿编这些梦的。

祖母不久就去世了。从此我就一直住在城里的家中。后来我进了学校，两年以后我又回到故乡的山村。这一次时间很长，而且环境相当艰难。

1937年，我的父亲、党的干部、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遭到清洗镇压，我的家便移居故乡。就从这时起，我才开始经受真正的、错综复杂的生活磨炼。

我们家一共四个孩子，我是老大。在那困难的岁月，是父亲的姐姐、喀拉克孜姑妈保护了我们。我们有了她，真是幸运极了！对我来讲，她代替了祖母的位置。和祖母一样，她也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，她知道许多古老的民谣，在山村也享有同样的荣誉，受到同样的尊重。

我的母亲回村的时候正生着重病，后来她病了很久很久。处境相当困难，但是喀拉克孜姑妈让我们看到：不管有多大的灾难降临到人的头上，只要生活在人民中间，你就不会无望。不仅我们本家同族的亲戚——舍克尔的子孙（当时这个“封建残余”给了我们无法估量的帮助），而且还有四周的邻居，还有那些从前素不相识的人们，都没有在我们灾难临头时袖手旁观，没有躲避我们。他们尽其所能，与我们分享仅有的粮食、燃料、马铃薯，甚至还有保暖防寒的冬衣……

有一天，我和弟弟伊尔吉思——他现在是学者，吉尔吉斯斯坦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矿山物理和机械研究所所长——在地里拾柴火，一位骑手从大路上向我们折返而来。他骑着一匹骏马，衣着很漂亮。

“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呀？”他问道。

我们的喀拉克孜姑妈经常教导我们说，碰到这种情况要抬起头，直视对方的眼睛，应该说出自己父亲的大名。我和弟弟当时心情十分难受，因为看到了报上刊登的有关父亲的材料，可是，喀拉克孜姑妈并不羞于这种耻辱。这位不识字的女性不知通过什么方法摆脱此困扰，心里十分清楚：这全是谎言，根本就没有那回事。但是她却解释不清自己的信念。我当时已经读了一些有关契卡侦察员的书，心中暗暗幻想着，希望能把我派去抓什么特务，希望我能抓住他并最后牺牲，以此证明我的父亲在苏维埃政权面前是清白的。

当时那个从大路上折进来的人，问我们是谁家的孩子。虽然这事非常痛苦，但是我没有垂下目光，直接说出了父亲的姓名。

“你拿的什么书？”他又感兴趣地问。

我现在记得，那是一本地理课本，就别在我的腰上，他翻了一下书，问道：“你们想上学吗？”

那还用说！我们点点头，紧咬着嘴唇，为了不让泪水流出来。

“好，你们很快就可以上学了！”他说完就走了。

过了一周，我们真的进了学校。那个人原来就是教师，叫特纳里耶夫·乌苏巴雷。我进了女教师英卡玛尔·卓洛耶娃的班，当时她对我十分同情。

我很早就开始劳动：从10岁起就熟悉地里的农活儿。又过了一年，我们搬进了区中心俄罗斯人集居的基洛夫镇。母亲在那里当会计，我又重新进了俄罗斯学校。

生活刚刚有点儿改善，就爆发了战争。

1942年，我被迫辍学。在战时要教育我们几个孩子，母亲感到力不胜任。

我又回到了舍克尔村。故乡因战争而负担沉重，也贫困到了极点。我被指定担任区苏维埃的秘书，因为我是村中文化较高的一个少年孩子，而当时又找不到别人来担任这项工作。我那时才14岁。

但是谚语说得好：没有坏事就没有好事。如果说童年时代是从光明的方面，从诗情画意上去认识生活，那么现在生活就以它自己严峻的、毫无掩饰的、痛苦的、并且充满英雄气概的面貌，展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看见自己的人民正处在一种特定的状态下——那就是祖国最危急的时刻，人民的精神和体力达到了极度的紧张。我是被迫看到这些情况的，但是我有义务去看——我了解村里的每一个家庭，了解他们的每一个成员，了解各家各户十分简单的经济状况。我是从生活的各个方面，